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初彭齡覆校

總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八

古今體三十五首己亥四

題舊玉圭璧

一圭著壁未前聞應為肇春官誤會文此圭璧中為璧形上下露圭末圭末向未見有此制盖因春官四圭有邸之注謂圭末四出而誤也考宋聶崇義三禮圖其繪四圭有邸中央為璧四面各出一圭刻首長短與肉好稱又繪兩圭有邸制亦同惟圭首上下出耳至其繪圭璧則下為璧上為圭首長短適均其下更不露圭本自為可據此玉質與色俱舊而制作不合古圖豈琢玉者以意為之未加

深考却是千年以上物穆然土色蔚蒼雲耶

讀韓非說難

韓非曾著說難辭世態揣摩竟莫遺寄語聽人之說者破其術秖在無私

詠永樂雕漆畫景盤

坐對健談高尚趣世間那肯姓名留不知何許人如擬應是野王二老流

亦有松風亦有軒但看相對不聞言未經宣德偷官匠

喜尚年標永樂存永樂中果園廠制剔紅器針刻大明永樂年製字比元季作者似爲過之宣德時廠器不逮前工屢被罪因私購內藏盤合磨去永樂針書細欵刀刻宣德大字濃金塡掩之故宣欵皆永器也閒存永樂原欵則希有矣見帝京景物畧

聞甘肅得雨詩以誌慰

旬宣入覲命廻甘雨水沿途達奏函山陝均稱膏霑渥伊涼亦屢瑞霙覃甘肅布政司王廷贊陛見回甘奏報沿途所見情形云山陝連次得雨土膏含潤麥隴青葱既至甘境見麥苗滋長詢之農民僉稱臘正兩月屢霑瑞雪若再得春雨二麥可望豐收及二月二十七日回至蘭州是夜得雨三寸其餘各屬是否一律均霑現在飛查速奏仲春到遇三

寸澤各屬將詢一律堪却是督臣猶未報載咨實况發郵膠勒爾謹前奏止稱甘省得雪而於二月秋得雨情形未經奏及因馳諭詢問之

文徵明春山夜雨即用其韻

夜𢡖風滿雨來時對坐劇談靜掩扉不是巴山秋漲際却同商隱驀思歸

漢玉素璧

玉之古率稱漢耳斯究周姬疑夏姒誚穀辨等匪所云惟存素質合太始中規而圓尺以盈肉倍其好平如砥

滄瀛湧出大輪團有雲暈作紅黄紫一點精瑩不受遮留照三千萬刼裏

圓規適尺計積黍之從周古澤留珍詎浮筠之稱漢緊兹素璧成自良工凖璣環以得中合瑾瑜而比美蒸栗伻諸至寶四體備書紫章渾若太初長言用識

乾隆已亥御題并識

宴坐齋中偶爾成詠

優霑甘雨暮春時近遠均叨奏牘披山東河南屢次得有透雨山西陝西

甘肅亦先後優霑甘霔畿輔則迤南先被渥澤西東北以次普霑京城及近甸州縣則於月之十三十五等日雨皆深透節經各督撫及京兆奏報僉云三月之雨有益麥收然爲時正長未敢即滿志也

未敢即怡恐心放惟存益敬籲天知原仍禪服遊觀嬾棄置芳園花柳期改浚引河工逮蕆

儀封堵築之工經大學士公阿桂等奏於漫口上游另濬引河即余去冬於圖內標識處昨據奏引河已得十之七八此月下旬當相機開放引溜四月初即可合龍茲望雨之愁雖釋而盼望河工喜音又甚切矣

合龍又盼喜音馳

題宋端石重卦硯

奇偶八含八復重卦成六十四為宗由來天地自然數
豈是羲文敘作蹤刻柱令人明著眼不言惟硯密藏胸
玩辭則置斯觀象用者宜誰宜邵雍

憶昔

憶昔年廿五承
先踐寶阼在朝文武彥濟濟鴛行布
祖
考所貽臣久矣經

舉措年皆長(上聲)於予亮功資問顧至今卌四載忽忽居諸度年長於予者郝似晨星遇(予初登極時大臣皆年長於予且多兩朝舊臣今大臣中之長於予者不過英廉永貴德福曹秀先蔡新崔應階六人皆予即位後所任用而皇考時之曾為大臣者已無一存矣)復皆予所用遲任言空慕更思苟息語少長輕之固然予則豈肯惟歎光陰速(叶)歷歷念故人暇當識吟句既因申眷懷亦用足篇數(暇日欲以彙時所用閣臣功臣詞臣督撫各掄五人舊學三人人系一詩以誌懷舊之意且尚在禪服中無遊覽即景之作而黃綾詩本以百四十頁為一本雖近為七十二候之詠尚恐不能滿篇數因覓題賦什以足成之)詩債果有之

一笑託豪素

久任

治官在久任内外胥重兹内欲部務練外欲民情知孫蒞而旋遷政那周詳為名言雖如是或艱需次遲十年非太久不調已含悲用人所以難君責其何辭一利有一弊近事試言之直督方觀承與周元理胥久任弗務屬員皆素董未免姑息隨方以幸未露周則顯庇滋昔方觀承在直隸年久頗有言其瞻狥情面於所屬倉庫虧缺槩不察劾及濫應驛馬之事但其時並未發覺余亦不肯過事

搜求今周元理於井陘縣民紫豹抗官之案止擬為首奸民及濟惡數人重辟而於知縣周尚親短價累民派變之事置之不問結案摺內稱其派無不合意在彌縫余初未嘗有所逆億適其案內竄逸之人在京兩次弋獲僉供縣官派累各款如出一口余始疑之命尚書公額駙福隆安往勘得實則周元理之袒護劣員實非尋常猶庶可比若復加寬宥吏治將不可問因罷其總督之任然猶念其年老給予三品銜令在隆興大佛寺督工自効余非厚於方觀承而曲為之恕亦非薄於周元理而嚴為之繩并非憎惡周元理而吹求其短乃其事已敗露實有關於政體官方非若方觀承在任之並無犯案者可比余雖憐惜周元理亦不能廢法姑容此余辦理此事之苦衷也

不得不抵罪雖惜難寬斯然更以自警在位亦久今能無以久懈能無以熟嘻能無以悉忽能無以

繁遺諸臣皆所進或亦假藉施責人忘責己詎曰公無私

雨 三月廿四日

自晨霏細點逮未霆棼絲静對悠揚意端宜雅淡詞濕連土本潤懇切已惟寅麥壠麥疇畔也同農共怡

賦得山夜聞鐘 得張字八韻 考試差題

静夜深山裏耳根萬籟藏何來清響送盡使俗音忘歎鴈度虛宇發鯨自上方隔林猶晃盪拂席正悠揚未是

傳更點恰宜暎燭光似明因帶月疑冷為含霜許國應
相憶楓橋詎足當其聲殊水陸漫擬懿孫張

吴歷宿雨新晴

遠巘歸雲天欲霽喬柯滴露樹澄烟溪村野老厭閒坐
新水初生擬放船

題官窯盆

官窯創自修内司爾時外間禁用之即今經六七百歳
猶見一二晨星遺謂猧食盆誠讕語唐宫奢淫何足舉

井華淨手漾釧金宜贈玉臺新詠侶雖微蘚暴無害佳
如玉豈得無瑕皆聲聞逼情君子恥和光混俗幽人懷

山東巡撫國泰復報得雨詩以誌慰

仲春霑澤暮春連月半重滋四寸田自北而南遲一日
京城於三月十五日復得透雨頃國泰奏濟南於三月十六日得雨四寸較此間計遲一日其雨益自北而南也
潤雞及秉穡

蒼天麥收已可期齊豫麪價早聞減市鄽近日市肆麪麥之價頓減
固由京城及近畿連渥優膏亦由聞豫東春雨霑足二麥定可豐收故不復似前此之居奇目
謙受

益而滿招損際兹惟更勵寅虔

詠舊端石蕉葉硯

横文破葉意精含棐几應教置以南設贈藏真書自叙

緑天剪處主賓參

題項聖謨婪尾春圖

花本惟爭草木差不勝平聲朶重一枝斜便呼婢亦何妨

爾應識身名出鄭家

夜雨三月廿六日

傍晚東南雲佈陰雷鳴入夕復為霖已欣搴幌峭生冷

旋聽垂簷繁注音澤以頻霑驚若幻獲因未望慰難任

冬三春二愁來久昨歲三冬盼雪今春復盼雨俱未能遂願直至此月中旬始連得優霑而此次之雨則非因望而得尤足慰也幸矣迴思轉不禁

懷舊詩二十三首

三先生三首

龍翰福先生

先生名福敏康熙丁丑翰林

皇考在藩邸即延其課子弟兄讀雅正初廵撫浙江遷
湖廣總督嗣以撫浙時過愆罷歸未幾復起用洊
歷左都御史余踐阼後優禮之尋授大學士先生
服官政績無所表見而方正嚴憚且能多方誘廸
於課讀為長余初就外傅始基之立實有以成之
故每追念不置云
令古既殊宜其教亦異施古方教數去聲年令為出閣時
出閣讀書明季諸臣常爭之我朝家法皇子皇孫無不六歲就外傅讀書者
憶芉舞勺歲

六歲時也

皇考掄賢師即從師授經詎惟習少儀循循既善誘嚴若秋霜披背誦自幼敏詎曰詡徇齊日課每速畢師留為之辭

余幼時日所授書每易成誦課常早畢先生即謂余曰今日之課雖畢曷不兼治明日之課比及明日復然吾弟和親王資性稍鈍日課恒落後先生則曰弟在書齋兄豈可不留以待之復令予加課俟其既畢同散彼時孩氣未嘗不以為怨今思之則實有益於己故余所讀之書倍多實善誘之力也

以此倍多讀書益平生資誰知童時怨翻引老日悲不失赤子心能無繾綣思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基

可亭朱先生

可亭先生者江西之高安人名軾康熙甲戌成進士由庶吉士改知縣游陟浙江巡撫所至以清操著雍正初擢左都御史晉尚書授大學士

皇考為余兄弟擇師四人先生其一也先生究心經學著有周易注解儀禮節畧及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諸書余從學十餘年深得講貫之益學之全體於先生窺津逮焉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元夢朱軾及張廷玉嵇叶曾筠設席懋勤殿

命行拜師禮我朝成例皇子初就學見師傅彼此胥長揖皇考擇此四人為余兄弟之師命於懋勤殿行拜見之禮示尊重也其三時去來徐未久得罪去張以書寫諭旨事繁旬月中偶一至上書房嵇則出為河督惟先生常至書齋為余兄弟講授可亭則恒矣時已熟經文每為闡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謂周程張朱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迄耳先生抱病深命輿親往視乾隆丙辰冬先生病且篤親臨其第視疾先生知篤至力疾服

朝服令其子扶掖迎拜戶外既深嘉其知禮且甚憐之未幾即易簀未肯竟拖紳迎謁仍鞠𨇾始終弗踰敬啓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

聞之蔡先生

所從之師雖多而得力於讀書之用莫如聞之先生先生名世遠漳之宿儒也由康熙己丑翰林歷官禮部侍郎

皇考命入尚書房授讀余時學為古文先生謂當以昌

黎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載道氣盛可以達辭至令作文資其益所著有二希堂集嘗為之序淵源所自從可知矣

先生長上聲鼇峰先生嘗為鼇峰書院山長受業者多知名士陶淑學者衆奉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預懋勤先生後至書房不在徐朱張嵇四人之列八載寒暑共自甲辰至辛亥從學凡八年昕夕講誦無少輟常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叶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是實為學方虛車徒駕罣叶因以書諸紳未

敢妄操縱總功吾何有言則企該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用

五閣臣五首

故大學士鄂爾泰

鄂爾泰康熙乙卯舉人官內務府員外郎

皇考素知其名

登極初

特擢江蘇布政使遷雲南巡撫尋晉雲貴總督兼轄廣

西經理三省苗疆改土歸流其績最著餘亦多惠政所在吏民德之雍正九年授大學士
召還入閣辦事兼軍機大臣余踐阼後深加倚任乾隆十年卒於位遵
遺詔配享
太廟入祀賢良祠鄂爾泰性嚴正且鎮靜有古大臣風誠亦不可及已
業師祇三人其三情向剖謂徐張嵇見三先生詩

皇考重英賢率

命書房走鄂爾泰蔣廷錫以閣臣蔡珽法海列鄉九胡煦顧成天劉統勳梁詩正任啓運邵基戴瀚來先後其時學亦成云師而實友不足當絳帷姓名茲舉偶鄂其中巨擘內外勤宣久初政

命總理初即位時循例置總理事務王大臣四人莊親王果親王鄂爾泰張廷玉皆遺詔中所有人也顧問備左右具瞻鎮百寮將美惠九有好惡畧失尚性陽陰則否遵

詔命配享旌善垂不朽

故大學士張廷玉

與鄂爾泰同任閣臣最久者為張廷玉廷玉桐城人前大學士張英之子由康熙庚辰翰林直南書房洊陟內閣學士擢侍郎
皇考御極晉尚書授大學士為軍機大臣余即位每優遇之以其為
兩朝舊臣小心慎密有足嘉者乾隆十四年致仕余賦
詩以寵其行乃陛辭時乞余一言為配享
太廟左券則非臣子所宜請及廷玉卒於家余仍遵

皇考遺詔行而彼時不得不示以懲戒固亦瑕瑜不能
相掩也
風度如九齡祿位兼韋平承家有厚德際
主為名卿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述
旨信無二萬言頃刻成繕
皇祖實錄記注能盡誠以此蒙
恩眷
顧命配享行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輕時時有贊襄休

我國之楨懸車廻故里乞言定後榮余於臣下無不推誠相待夙朝夕左右之大臣何轉不能諒余心乎廷玉配享太廟本皇考遺詔余曷敢不遵乃廷玉將歸以此為請則不免於要君矣斯乃不信吾此念詎宜萌臧武仲以防要君聖所評薄懲理固當廷玉雖有過余仍不加重譴即廷議謂當削爵奪職不准配享並不准回籍余猶念其大學士由皇考簡用不忍罷斥至配享雖屬過分然已恭奉遺詔亦不忍改惟伯爵乃余所特加彼既忍於負予不宜令其誇榮田里因削去伯爵仍准以大學士銜休致及其既卒仍令配享太廟余於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當如何銜感乎以示臣道貞後原與配食遺訓敢或更求享彼過昭仍享吾意精斯人而有知猶

應感九京

故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

傅恒爲滿洲勲戚世家

孝賢皇后親弟也初由侍衛侍御前旋授内務府總

管擢侍郎爲軍機大臣遷尚書協辦閣務乾隆戊

辰經畧金川晉大學士兼程統兵進勦莎羅奔郎

卡聞而怖讋欵服乞降以功封一等忠勇公西師

之役與余同志襄贊軍務克成大勲圖畫紫光閣

功臣列第一及緬甸逆命傅恒堅決請行己丑春
授經畧率勁旅往討自戞鳩濟師以後身先士卒
艱瘁備經遂攻服猛拱所至獲勝進攻老官屯時
已染沉疴猶復力疾督勦逆酋畏懼懇請解圍而
余亦因其地水土惡劣豫降㫖撤兵庚寅春還朝
病日危篤至七月中遂不起余親臨賜酹哀儀視
鎮國公入祀賢良祠傅恒在綸扉二十三年日侍
帷幄盡誠素著顧年未五旬鞠躬盡瘁哀我賢臣

每念及傷且惜焉

世臣更近戚丹誠素所信命之習政事幹材亦日進金川往經畧旌旗改觀奮金川狡羅奔郎卡小醜陸梁初非難治而督臣張廣泗措署乖方老師玩寇致亂軍勢益鴟張及遣訥親前往董辦又復畏葸偷安憚於臨敵以致績久勿就因各治其罪命傅恒率師經畧親履行陣連克堅碉壁壘一新遂擒戮奸渠梁爾吉逆酋聞而喪膽始悔罪乞降然其時其勢未宜深入迅郎卡既怖讋特許歸降順郎卡窘迫投誠傅恒尚欲進兵不允所請余察其時勢祇可如此蔵事乃詔許受降即令班師凱旋贊黃閣章服三錫晉傅恒既成功賜以紅寶石頂金黃帶四團龍補以示寵異其後獎賜首功如兆惠等皆視

以為西師兩用兵同心却衆論坐謀無不協用蔵大功例建其後征緬甸力請往抒藎猛拱既收服官屯進圍困祇以水土劣兵役多病頓值彼悔罪請降撤師旋振傅恒攻老官屯晝夜不輟期在必克逆酋畏懼厥納欵懇請解圍傅恒却勿許然余念瘴鄉水土惡劣又聞軍士多病不宜久居其地先期諭令撤兵傅恒始奉命還比歸而病入膏肓不可救矣惜哉然因受瘴深兼悔墮功悶遂以永辭世飾終典空綣嗟我社稷臣所期寧在近年少長上聲於余騎箕惜且恨

故大學士來保

來保侍

皇祖二十餘年歷官一等侍衛

皇考時改内務府總管余即位授尚書六曹俱遍乾隆十二年擢大學士為軍機大臣二十九年卒於位入祀賢良祠來保性端謹年躋大耋神明不衰老成之度足為庶寮矜式每詢以康熙年事娓娓可

聽而於

巡幸行圍諸典尤悉葢其在

御前最久也善相馬余嘗作歌以賜亦其餘事之足稱者

初供抵本職後充侍衛護弓矢固所習慤勤更其素上

進恒有常不失尺寸處游陞掌內府亦久蒙

恩遇因命長部曹旋贊絲綸布更踐既已深老成遂獨

許叶雖無赫赫名却有休休度讀書通大義萬石猶後

步

故大學士劉統勳

漢大學士之足資倚任者張廷玉而後有劉統勲
統勲山東諸城人雍正甲辰翰林甫授職即直南
書房官至庶子余即位初擢任詹事旋遷内閣學
士涉陟尚書為軍機大臣乾隆甲戌協理陜甘總
督乙亥冬以罪罷斥踰年復任尚書由刑部調吏
部辛巳夏授大學士癸巳冬肩輿入直至東華門
猝疾忽湧上昇歸而殁余聞其病遣使齎藥馳視已
無及矣即日親臨奠醊優邺有加並入祀賢良祠

統勳練達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讞
大獄督大工悉命往莅事無勿治者惟在陝甘時
聞阿逆之變議棄巴里坤所見雖謬然書生未嫺
軍旅且遇事輒抒所見差勝於模稜怯避緘默自
全者觀過知仁固宜深諒之矣

從來舉大事要欲衆志定小利亦何慶小失亦何病阿
逆之初叛衆論已紛競統勳督陝甘儲需任所勝欲棄
巴里坤是殆亂軍令治罪易廷桂並命隨軍進叶統勳安陳

東巴里坤之議恐其惑亂軍心不可不斥革逮治因發往軍營令以司員辦理軍需効力贖罪事平後念其心本無他復還原職仍加任用禍福惟視其自取實不猶存成見也　五年大功成釋罪重叙政賞罰寓經權順應自取聽十餘年黄閣總兼部務仍叶遇事既神敏秉性原剛勁進者無私感退者安其命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五功臣五首

故協辦大學士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

平定西域兆惠實惟首功以傅恒賛襄定策準蕭

何不戰之例宜居第一而兆惠即繼之兆惠起家

中書

皇考時初立軍機處兆惠即與舒赫德同為章京故二

人皆練習政事余既踐阼知其才可用屢擢至侍

郎金川之役命往綜理糧餉尋為軍機大臣乾隆

乙亥我師撫定伊犁而逆賊阿睦爾撒納潛蓄異

謀煽衆為亂竄身遠遁因命兆惠為將軍駐伊黎

聞呢嗎等之變整師東旋中途屢殲逆衆乃被圍

於鄂壘扎拉圖適余所遣圖倫楚等率師至兆惠力戰得出戊寅冬薄葉爾羌城我軍已疲於遠涉而逆酋兩和卓木糾衆邀拒時我軍三千人其渡河者僅四百乃築堡黑水固守相持三閲月百計殲賊已卯春舒赫徳等統兵赴援而余先所遣送馬之阿里衮等亦至内外夾擊賊衆披靡遂回駐阿克蘇兩酋竄遁追至拔達克山因各授首獻馘回部悉平賜以世襲一等公爵晉協辦大學士並

賜紅寶石頂金黃帶四團龍補悉如傅恒例凱旋行郊勞禮錫宴於紫光閣詳見紀事諸詩兆惠長余僅三歲正資倚任遽以甲申冬病歿余親臨撫酹即命其子為額駙敕祀賢良祠優加贈卹每一念及悼惜曷能已乎

西師歷五年準回兩進討兩討凡兩阻兆惠皆經了兆惠於搜勦準夷遺孽則有鄂壘扎拉圖之圍進討回部逆酋則有喀喇烏蘇之圍皆能全師以出歷險而亨由其忠誠素篤齊以謀勇故能邀天佑而叶師貞也而皆安然出藏功荷

大造設非忠誠篤加以勇畧昭焉能合衆志成城錫箔
保蒙古語錫箔者即岩堡之謂也者定贊絲綸章服元勲表謂當永承
恩太平佐有道長予纔三年何不同予老
故户部尚書一等果毅公阿里衮
鈕祜禄為我滿洲大族而額亦都巴圖魯乃
太祖
太宗朝開國元勲阿里衮其曾孫也乾隆初年為御前
侍衛擢任兵部侍郎歴授廵撫總督壬申冬還朝

為戶部尚書兼管步軍統領丙子冬命往軍營為
參贊大臣戊寅冬命偕副都統鄂博什送馬濟軍
彼時尚未知兆惠等有襲迫之事也阿里衮不憚
勞瘁遄程而進己卯春會舒赫徳赴援賊遁之於
呼爾滿阿里衮適至解其圍同趨黑水與兆惠夾
擊賊衆全師而出命襲果毅公爵圖像紫光閣凱
旋復為尚書兼協辦大學士戊子春命往雲南辦
緬甸事與大學士公傅恒分路進勦蠻暮新街之

提皆有功已丑冬以受瘴瘍發肩背馳醫治療不痊悼惜贈卹如典禮祀賢良祠阿里衮性誠篤遇事力任不避艱阻余以此優眷之

昨歲秋之仲

盛京謁

陵園三大功臣墓陪葬其間存額亦都與揚古利費英東並以開國佐運勲臣陪葬於福陵昭陵之間昨秋恭謁祖陵曾親臨三功臣墓酹酒並紀以詩兹

阿里衮者額都額亦都急呼之則為額都四世孫勇豈匹其祖忠實

一例肫兆惠阻黑水回衆如蜂屯爾時舒赫德統兵速
入援又被狂狙阻進退至兩難適值阿里衮送馬繼進
適率兵亦弗多乘夜賊營撳賊駭自天降鹿堆羣逃奔
兩軍俱善歸阿里衮解馬適進所統之兵無多既解舒赫德等呼爾滿之圍復至喀喇烏蘇夾擊
賊衆兆惠等並全師而出還至阿克蘇整兵再進遂以次平定回部重進鴻功全後復往
征緬受瘴惜隕身一再忘軀勞思之輒淚搁幸而子
善繼阿里衮子豐昇額襲公爵擢尚書授副將軍征勦金川遜克爾宗之捷奮勇奏績以其克紹祖風於
公爵加繼勇二字凱旋圖像紫光閣復加一等子世爵
方以其年壯可繼父志為國宣力乃未幾以病殁益增

金川建殊勲凱旋以病終悲惜何忍言
悼歎
故雲貴總督將軍一等誠嘉毅勇公明瑞
明瑞為
孝賢皇后之姪初襲承恩公選充侍衛乾隆丙子擢
副都統命往伊犂軍營為叅贊大臣尋遷户部侍
郎同將軍兆惠往勦回部於喀喇烏蘇襲廹中悉
力拒賊己卯春我軍内外夾擊賊衆驚潰兩逆酋
望風遁明瑞統兵追及之於霍斯庫魯克轉戰三

時斬馘數百復敗之於阿爾楚爾敘功於公爵加
教勇字圖像紫光閣晉都統擢領侍衛内大臣壬
午授伊犂將軍乙酉統兵復定烏什事詳烏什戰
圖補詠丁亥春還朝值緬匪滋擾楊應琚乖方貽
誤命明瑞為雲貴總督往代之繼復授為將軍令
相機進勦遂統兵由宛頂進賊於蠻結悉衆以拒
明瑞身先督戰乘大霧薄賊寨破其象陣斬級二
千餘生擒三十四人捷聞加一等誠嘉教勇公世

爵賜紅寶石頂金黄帶四團龍補以示優異而以
承恩公爵令其弟奎林襲明瑞復敗賊於天生橋
由宋賽次邦海取道猛密轢賊境數千里旋自大
山移駐猛腊屢戰克捷會參贊額爾登額擁兵旱
塔烮撫鄂寧十檄促援遷延不進賊偵我孤軍無
繼蟻聚抗禦明瑞因緑營疲病者多令將領分隊
護之以出而身自殿後接戰次小猛育賊益紛集
明瑞胸被重創而歿事聞痛惜弗能置因勅從優

議䘏並建旌勇專祠祀之槪還親臨賜奠碟額爾
登額於其前猶不足以紓余恨也
凡經百餘戰戰必先衆軍不謂世胄家而有如此人讀
書知大義挽勁鮮與倫短身既精悍謀畧兼出羣功難
僂指數嘉賚匪因親征緬次猛腊獨入克捷頻恨遇忌
功者遏遙河上陳明瑞師次猛腊孤軍深入重地應有繼進之兵時額爾登額分駐旱塔若星馳赴援未嘗不可合力奮勦即不能成功亦可全師而出乃額爾登額忌明瑞獨成大功觀望不進時鄂寧為滇撫十檄敦促轉繞回銅壁關遷延半月始達宛頂而明瑞以無援助竟至捐軀額爾登額實死有餘辜矣

力戰絶後繼終焉捐其身於爾無悔怨於我增悲辛不須讀杜牧謂過趙使君

故大學士舒赫德

舒穆嚕亦滿洲大族昔徐元夢以翰林兼通清漢文在

皇祖時即為衆所推舒赫德其孫也頗能世其家學雍正年間以試繙譯授中書軍機處初立與兆惠同為章京故亦通達事體余即位授御史三遷至侍

郎兼步軍統領戊辰擢都統復遷尚書爲軍機大
臣隨經畧大學士傅恒赴金川辦軍務甲戌以後
並在軍營再起再罷戊寅冬以白衣留阿克蘇聞
兆惠黑水事即飛驛奏聞隨簡精銳馳援仍授副
都統叅賛大臣己卯春擊潰賊衆平定田部擢尚
書予世職圖像紫光閣戊子春往雲南籌辦軍務
以陳奏失當下部議罷職任予都統銜赴烏什爲
叅賛大臣辛卯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率全部歸

順調至伊犁經理撫輯事悉協機宜即命為伊犁將軍旋授户部尚書及領侍衛内大臣癸巳秋晉大學士名還兼管吏部刑部甲午秋率滿洲兵往臨清勦捕逆匪王倫等甫六日而蕆事賜戴雙眼孔雀翎以旌其能復予雲騎尉世職嗣以平定金川圖像紫光閣文武大僚得再與功臣圖賛者不過數人而已丁酉夏扈從易州敬襄

山陵大典忽遘時疾遣醫診視不數日而歿賜祿賜邺

入祀賢良祠並於田京後親臨奠醊舒赫德老成練達足副任使且纔長余一歲不意其溘逝如此之速曾賦詩悼惜之迹其生平多以功績顯故從其著者列爲功臣云

遇順饒有智達艱或失算究以從政久經事實明練屢罷屢復用中心惜英彥踐歷更老成遂掌綸綸滇西師頻建功然職在參贊土爾扈歸順土爾扈特息吁之駙爲土爾扈余初聞渥巴錫等來歸之信恐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因命舒赫德往治其事舒赫德至伊犂於一切安汎設偵籌

踏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效新授之人一至如歸詳見向所作土爾扈特歸順記經理實妥善叶六日靖臨清則信資偉幹爽理原未久勲伐誠可按懷舊不能忘悽然一泫翰

故四川提督三等威信公岳鍾琪

漢提鎮中有功可録者雖不乏人而宣力三朝名震諸番者無出岳鍾琪右故特表之鍾琪陝西臨洮人初由同知改武任游擊

皇祖時已擢四川提督雍正元年授奮威將軍征青海

有功予三等公爵尋遷川陝總督七年授寧遠大
將軍由西路征勦噶爾丹策凌十年大學士鄂爾
泰劾其玩忽縱賊奏報不實部議革職銜削公爵
皇考宥之仍留總督任護大將軍印降公爵為三等侯
戴罪立功張廣泗復劾其怪僻乖方遂罷職削爵
付法司鞫訊擬以大辟疏
留中余踐阼初命免罪回籍乾隆十三年以總兵銜勦
金川逆酋尋授四川提督會大學士傅恒經畧金

川軍務番酋畏懾乞降鍾琪奉經畧令輕騎入番巢曉以順逆示之不疑莎羅奔即抒誠乞降凱旋仍與三等公爵賜號威信並製詩以奬勵之十九年赴重慶督緝墊江逆匪陳琨等事竣還卒於資州賜卹如例鍾琪任川陜總督時湖廣逆犯曾靜遣張熙投遞逆書鍾琪佯與設誓誘其吐實即叅奏逮治其藎誠旣足嘉智畧亦深足取余每以此事念之鍾琪弟鍾璜繼為四川提督番人亦素信

服惜其後無能接踵者

三朝師武臣鍾琪為巨擘車騎伐準夷實其莫之失（岳鍾琪征噶爾丹策凌時議用車戰因設車騎營肄習之終歸無用未免泥古之失耳）設誓誘張熙忠誠天鑒赤家居十餘年命董金川役（鍾琪釋歸十餘年以金川軍務復名用益切感奮猶能單騎入番砦使逆酋畏讋乞降誠足嘉也）單騎入賊砦大義示順逆勇而且有謀羣番讋辟易受降遂凱旋實亦資宣力所見綠營多鮮或踵其迹卓有古將風書勲太常冊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八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九

古今體三十七首己亥五

五詞臣五首

故大學士梁詩正

梁詩正雖在尚書房彼時余學已成名為師而實友其入閣又不過半年無事績可紀而直内廷則甚久因列之詞臣猶舒赫德之列於功臣黄廷

桂等之列於督臣也詩正浙之錢塘人雍正庚戌一甲三名及第授編修再遷至侍講學士雍正十三年以母病乞歸省旋丁母憂乾隆元年召來京直南書房兼授諸皇子讀尋補侍讀學士洊陟尚書由户部調兵部協辦大學士遷吏部尚書十七年以父年老請歸侍養廿二年南巡命在籍食俸廿四年起署兵部尚書再踰年授吏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仍協辦閣務廿八年六月授大學士十

一月辛于位命皇子往奠優加贈卹入祀賢良祠

詩正老成勤恪詩筆工整亦能書與汪由敦蔣溥

等排次三希堂法帖其資望為内廷翰林所推懷

舊詞臣之作故當首及耳

未可甘盤倫祇宜顏般等信稱館閣材句每有清警践

更既已深遂亦絲綸領一夜無病逝入閣實未永持身

恪且勤居家儉而省内廷行最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張

照揮霍故率稱其冷梁詩正性儉嗇雖在内廷多年於太監等鮮所交際非若張照之隨

意捭霍故若輩喜張而憎梁太監鄭愛桂每于余前稱照之長以形詩正之短余燭其情偽譏愛桂罪幷降旨通諭宦寺知所炯戒衆或有言詩正太冷者余轉以此取之　嘉以是嘉之吾豈蔽近倖

故刑部尚書張照

内廷詞臣之歷資最久者莫如張照張照江蘇婁縣人康熙己丑翰林

皇考御極擢贊善洊陟内閣學士選刑部侍郎管順天府尹事尋晉尚書雍正乙卯

命赴貴州經理苗疆余嗣位撤回以總督張廣泗往代

初張照承

皇考命赴黔曾

諭及苗疆事鄂爾泰或有經理未善處照既至即札致

哈元生令搜求鄂爾泰之事哈元生據以入告是

照未能領略

聖意辦理失宜實自取戾也因命罷職治罪時鄂爾泰

以大學士充總理事務因欲置之重刑而余悉其

委曲不肯既而宥之命在武英殿修書行走乾隆丁巳授内閣學士入直南書房庚申遷刑部侍郎踰年擢尚書甲子冬丁父憂歸卒於途賜卹如例

張照性穎敏博學多識中和韶樂多所釐定文筆亦儁逸拔俗尤工書臨橅各臻其妙字無大小皆有精神貫注閱時雖久每展對筆墨如新余嘗謂

張照書過於董其昌非虛譽也

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

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即今觀其蹟究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可學

三朝直内廷受

恩早且渥叶其詩喜談禪學蘇謂東坡太相去聲著以苗疆獲罪意實別有託張照既未能體苗疆而先以尋鄂爾泰之釁為急原皇考聖意妥辦應治重罪然其事之始末適以奉知之最悉而不肯抵彼以罪照應如何感激朕恩而彼諭同理苗疆故乃私有怨言竟謂朕受鄂爾泰蒙蔽抵彼以罪若朕果受鄂爾泰蒙蔽則照早不保首領矣尚有後日之為尚書耶然事已過亦不追治其罪恐疑案滋後世之議故明叙而注之平苗事既久復用仍

遷擢性敏才本高未免失行薄使其生前明標榜必致錯本朝無所施小哉張與鄂鄂爾泰張廷玉素不相得兩家亦各有私人但我朝綱紀肅清不能如明季門户黨援之盛蓋照即張所喜而鄂所惡者張廣泗即鄂所喜而張所惡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在余心固自有權衡而鄂與張兩皆成就為賢臣不亦善乎

故吏部尚書汪由敦

汪由敦休寧人占籍浙江之錢塘有名於數文書院雍正甲辰以二甲傳臚選翰林洊歷侍讀余即位初擢四譯館卿入直南書房旋遷内閣學士乾

隆二年以不密降侍讀學士五年復授内閣學士
遷禮部侍郎繼由兵部調戸部九年晉工部尚書
調刑部十一年兼署左都御史為軍機大臣十四
年協辦大學士會張廷玉致仕將歸乞余一言為配
享
太廟左劵元老大臣不宜為此要君之事欲命軍機大
臣降旨詰問之而由敦免冠叩首奏言張廷玉蒙
聖恩曲加體恤終始矜全若明發諭旨則廷玉罪

將無可逭此則師生捨身相為之私情已露不可不示懲創因罷其協辦之任降兵部侍郎十六年轉户部尋擢工部尚書明年調刑部又明年遷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春遘疾賜醫診視竟不起即親臨奠醊並賦輓詩致慨入祀賢良祠從優贈恤由敦學問淵純古文雅飭有法工書善臨撫功不少輟乃年未七十而殁追念舊臣每深惜之

由敦亦工書用功過于照而實不能及則以天分料古

學實勝之雅正弗輕掉任職本謹愿書諭夙夜兹乃以

師生誼獲罪自所召由敦既為廷玉叩籲免降明旨及廷玉奉允令配享之旨具摺謝恩詞稱泥首闕廷並不親至及欲傳旨令其明白回奏次日廷玉即至内廷此非由敦漏泄而何徇私情而忘公義其咎實自取也

不可聽其然小懲大戒勖然亦旋重擢改過

斯堪教飾終仍加恩善善欲長葉

故刑部尚書銜原刑部侍郎錢陳羣

詞臣退居林下齒爵學問足為搢紳領袖者惟錢

陳羣沈德潛二人余昔有二老江浙之大老句東

南士大夫多欣羡之陳羣浙之嘉興人康熙辛丑翰林雍正九年遷贊善洊歷侍講學士十三年直南書房尋改右通政乾隆元年丁母憂歸其母陳氏知書工繪事陳羣少時每每勖之學有夜紡授經圖陳羣嘗奏及余嘉而題之服闋補原官六年擢太僕卿累遷至刑部侍郎十七年得轉㲄疾連疏乞解職准回籍調治廿二年命在籍食俸廿七年加尚書銜三十年賜其幼子錢汝弼為舉人皆

南巡迎鑾時所加恩也再與香山九老瞿鑅如舊
冀其尚可再赴闕廷曾賜葠以資頤養三十九年
正月竟以疾卒於家聞而悼惜優䘏有加祀賢良
祠陳羣深于詩學書法亦蒼老家居以後每歲録
寄御製詩百餘篇命之和陳羣既和韻並寫冊頁
以進冊必有跋字體或兼行草余甚愛之詩多不
經人道語而其香山詩有鹿馴巖畔當童扶之句
喜其超逸親為圖以賜及駐蹕香山覽其抵家奏

即得二句云香山適接還鄉信即景尤思扶鹿人於摺内批答之仍續成書幀寄示如此佳話今不可復得矣能無追念乎

少年困場屋賢母授之經故學有淵源於詩尤粹精經濟雖非卓不失為老成以疾賜懸車還鄉信循名相傳嘉興有還鄉河故其地仕宦多歸老者吾于陳羣益信迎鑾三于浙祝釐兩入京倡和稱最多陳羣三次迎鑾兩次入都今其和韻極多如田園詩之類亦有賜和其韻者頌中規亦行林下惟恂謹文外無他營優游登

大耋生賢沒亦榮

故禮部尚書銜原侍郎沈德潛

沈德潛與錢陳羣余嘗稱為江浙二老施恩則同

而守分承恩則沈不逮錢遠甚德潛吳中諸生久

困場屋乾隆戊午舉於鄉年已七十其成進士選

詞林皆由物色而得之授職甫三年即擢至詹事

再遷禮部侍郎命在尚書房授諸皇子讀戊辰秋

引年乞休准致仕瀕行呈所作歸愚集籲賜序文

德潛早以詩鳴非時輩所能及佘耳其名已久頻年與之論詩名實信相副笑俞所請因云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葢異數也辛未南巡命在籍食俸丁丑加禮部尚書銜乙酉賜其孫維熙為舉人嗣復時予存問蕢躋百齡尋以已丑秋卒於家聞而贈階優邺以示軫惜并入祀鄉賢祠生前身後寵榮至矣顧其辛巳來京以選

刻國朝詩別裁集乞序閲之則以錢謙益輩為本朝之冠其人皆士類所不齒德潛首列之離忠孝而言詩乖於正道其他序次亦多踳誤意德潛耄荒或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所為而德潛未及檢因命内廷翰林重為精校以定去留并序示大義而還之猶包容不加責也戊戌秋徐述夔逆詞案發沈德潛曽為作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法直視悖逆詩句為泛常轉欲為之記述流傳則良心

斷滅盡矣使其身尚在獲罪不小雖已死亦不可竟置不論因下廷臣議僉云應削奪所有階銜祠謚并仆其墓碑以為衆戒並從之今作懷舊詩仍列詞臣之末用示彰癉之公且知余不負德潛而德潛實負余也

東南稱二老曰錢沈則繼並以受恩眷佳話藝林志而實有優劣沈蹐錢為粹錢已見前詠兹特言沈事其選國朝詩説項乖大義錢謙益品本不端且以明季大臣降順本朝復腼顔秩而又陰為誹

判進退無據實不足比於人類德潛取為國朝詩之冠竟不論其名節有虧妄加評許昧於忠孝大義尚何足以言詩詳見向所作國朝詩別裁集序制序正厥失然亦無訶厲仍予飾終恩原無責備意昨秋徐述夔案發潛乃為傳記忘國庇逆臣其罪實不細用是追前恩削奪從公議彼豈魏徵比仆碑復何曰叶蓋因耄而荒未免圖小利徐述夔家饒於貲德潛為之作傳不過圖其潤筆貪小利而諛大逆不知有恥并不知畏法矣設曰有心為吾知其未必叶其子非已出紈袴甘廢棄德潛無子其嗣子種松不知何所來人甚不肖狎邪作惡曾命該撫就近約束之幸而未致生事祗罪而德潛末年所得諛墓財皆被其蕩費罄盡

娶妾至多養子至十四人其視德潛賜舉人者不久即夭其餘無一成材者實德潛忘恩負恩之報也

孫至十四人而皆無書味

天網有明報地下應深媿可惜徒工詩行闕信何濟

五督臣五首

故大學士陝甘總督三等忠勤伯黄廷桂

閣臣之兼督臣者凡四人黄廷桂宜居首然四人者或未入閣辦事或雖莅綸扉無事實可録而在封疆中則皆政績卓著者故並列之督臣亦如舒

赫徳列于功臣梁詩正列于詞臣例也黄廷桂鑲紅旗漢軍康熙五十一年充侍衛尋任叅領雍正二年授宣化總兵五年擢四川提督

皇考知其才遷四川總督仍管提督事乾隆元年併川陜總督為一廷桂專任四川提督是年冬内陞鑾儀使二年署天津總兵五年遷古北口提督六年授甘肅廵撫十三年春署陜甘總督其冬遷授兩江總督十六年調陜甘十八年調四川十九年擢

吏部尚書總督如故二十年五月授大學士兼管總督六月復調陜甘廷桂所至力為整飭吏治肅然遇事無所徇隱悉核實入告誠篤有足嘉者其任陜甘也適當西陲用兵之時廷桂籌辦軍需備極勞瘁凡飼解駝馬轉運糧饟無不精詳妥協毫不累民供輸數年内地不知有兵稽事至其規畫悉中機宜每有傳諭批示尚未達甘肅而廷桂郵牘至適相脗合者叙平定準噶爾功予騎都尉世

職旋晉三等忠勤伯賜雙眼孔雀翎紅寶石頂四
團龍補以示寵眷二十三年冬督辦軍需赴涼州
抱疴日劇猶勉力視事邊地少良醫布政使蔣炳
奏聞即遣額駙福隆安挈御醫往視甫行而廷桂
已於二十四年正月病故覽其遺疏深以調飤馬
匹及地方賑務籌辦未竟為憾益足盡傷矣仍命
福隆安馳往奠醊賜銀萬兩治喪入祀賢良祠即
令其子襲伯爵并製輓辭四章有云鞠躬盡瘁今

誠已葛亮而來此一人非斯人不足當斯語也及平定西域追畫其像於紫光閣余親為之贊云未同凱宴痛惜曷任至今思之猶為隕涕云

西陲用兵時軍需信要務統勲既罷斥劉統勲為陝甘總督劾阿逆之變議棄巴里坤恐其摇惑軍心即罷斥逮治而以黄廷桂代之籌辦軍務始得其益特用就熟路擘畫實盡勞諸事皆弗誤而以民為重從不加征賦遇災仍賑恤入告直陳故可比主吏蕭關中勤供輸以此論功勲章服錫異數為政頗尚嚴赫赫名久著然而公

無私任勞任怨素
兩朝所造就似此誠罕遇
故大學士前兩江總督尹繼善
皇考時擢任封疆余踐阼後存者漸稀惟尹繼善歷年
最久尹繼善姓張佳前大學士尹泰子也雍正元
年翰林五年遷侍講兼戶部郎中
命往廣東審勘藩臬兩司受賄徇隱案得實即署廣東
按察使六年三月以內閣侍讀學士往江南協辦

河務八月署江蘇巡撫明年二月實授仍兼管河務八年署江南總督十一年遷雲貴廣西總督乾隆二年秋入覲以父年老乞留京授刑部尚書五年授川陝總督再調兩江兩廣十三年大學士公傅恒經略金川尹繼善往為參贊兼署陝甘總督廿一年實授兩江總督兼管總河廿九年晉大學士為軍機大臣仍管總督三十年召還入閣辦事三十六年卒于位聞而軫悼即遣皇子奠醊賻卹

有加入祀賢良祠滿洲翰林中優于文學兼能通

達政事者無出尹繼善右且以其為

皇考所留貽大臣始終任用之尹繼善公正端厚所至

以愛民為先務故甚得名譽臨事不動聲色而小

大悉就理籌畫河工諸務並協機要其待僚屬雖

若上和下睦然遇劣跡應劾者亦不多寬假以是

人皆愛而畏之丁丑壬午乙酉三次承辦南巡不

涉華靡不事科派實能深體余意尤足嘉焉尹繼

善任督撫四十餘年在内閣僅六載其事蹟多著
於外故仍列之督臣懷念不置而環顧滿洲翰林
罕有能繼之者益增感歎耳
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閒
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問文章曰我旗人冑兩歧
失進退故鮮大成就自開國至今任事奏績茂若輩一
二耳其餘率貿貿繼善為巨擘亦賴
訓迪誘八年至總督

異數誰能邁政事既明練情性復溫厚所至皆妥帖自是福量輳能詩略如白謂居易倡和亦頗富獨愛馳驛喻南巡時於山水名勝略涉游覽即行從不留戀久坐而景槩亦自不遺尹繼善竊比于馳驛觀山鬧之不惟不怪而嘉其深合余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之義向每賦詩及之知寓意不留

故大學士兼江南河道總督高斌

高斌初為內務府司員雍正四年任蘇州織造六年遷廣東布政使尋調浙江江蘇及河南九年授河南副總河十年春調兩淮鹽政是冬兼江寧織

造十一年春

皇考命其就近學習河務十二年春署江南總河尋即

位後令實授河督乾隆六年調直隸總督十年擢

吏部尚書十二年夏授大學士十三年閏七月以

大學士兼管江南總河十八年以河員應追核減

之項聽其遲延又淮水決邵伯二閘罷職留工自

効二十年卒于工念其為宣力舊臣歷年久予

内大臣銜廿二年南巡復念高斌為總河時頗著

勞績如毛城鋪所以分洩黃流於徐州設水誌必至七尺始開後人不用其法遂致黃弱沙淤隱貽河患至三滚壩洩洪湖盛漲高斌堅持堵閉下河亦屢豐其功在民生自不可泯雖張家馬路及運河二閘不免果於自信貽誤而瑕瑜自不相掩本朝河臣雖不及靳輔較之齊蘇勒嵆曾筠殆有過之因命與靳輔等三臣同列河壖祠祀復原職高斌存心忠厚且以理學自居人頗方正其辦河務

實能體國抒誠不涉虛偽食報宜不爽乃其子高恒既以任鹽政時受商人賄伏法其孫高樸往駐葉爾羌貪黷藐法勾通奸商盜賣私玉贓逾鉅萬且派累回人幾致激變實非情理所應有因即于回疆立寘大辟猶不足以蔽辜高斌後人不宜若此余雖憫高斌實不能廢法曲貸也其在綸扉未久而治河之績彰彰可考因于督臣中致念云

本朝善治河靳輔齊蘇勒嵇曾筠高斌實可比靳弗徒保工急至

其於齊也有過無不及齊蘇勤惟以保守隄工為務惟其於為民大局初不計也

是閉三壩自信過於力下河曾受福異漲害亦迫高斌力主堵閉三壩下河固受其利然狃于成見雖遇清水盛漲亦執而不變癸酉秋洪湖異漲其自高堰五壩洩下之水高寶兩湖至不能容高斌仍不肯啟放車邏南關等壩致洪流衝突潰決隄岸不特下河被灾甚重即瀕運河之高寶各州縣亦胥受其患則咎有攸歸因治高斌之罪

用此抵以罪勸懲國之則然終諒其心與祠復原職壬午復南巡清口親定式預拆東西壩頻年已受益壬午南巡閱視清口因于高堰五壩定水誌如清水比誌增長一尺則拆清口東西壩十丈視其增長尺寸隨時展拆西壩俾宣洩有資為釜底抽薪之計及水減退仍

按誌以次鑲築酌留口門二三十丈自定水誌以後河臣如法展拓清口連歲有收下河受益昨秋黃河決洪湖漲因逼無已徐啟壩未至衡潰棘昨秋豫省黃河漫溢歸入淮河勢甚浩瀚計洪湖必不能容納因先事綢繆傳諭薩載以次展拓清口並于各閘壩酌啟洩水薩載遵旨盡展清口東西兩壩六十丈又先啟山盱智信兩壩復啟仁義禮三壩並將南關車邏昭關各壩同時開放運河兩岸始保無虞雖下河不免稍被偏災然減下之水較之衝決勢緩故為患不至太甚且豫籌賑䘏民皆安堵惜高斌當日未能見及展拓清口及啟放閘壩致有癸酉之失也使斌而有知應歎初未識

故直隸總督方觀承

漢督撫中歷任最久始終無大過者莫如方觀承因於懷舊
詩及之觀承安徽桐城人雍正十年以監生隨定邊大將軍平
郡王福彭赴北路軍營為書記十三年還京予中
書銜乾隆元年授內閣中書為軍機章京因得通
達事體且嫺章奏三年授兵部主事洊陟吏部郎
中七年擢清河道歷直隸臬司藩司十一年暫署
山東巡撫十三年擢浙江巡撫明年遷直隸總督
兼管河務三十三年秋于石槽名見因其病瘧委

頓即令還保定調治尋遣醫賫藥丸診視未幾卒予卹如例觀承總督畿輔二十年恪勤奉職且留心民事如義倉書院留養育嬰各局並飭所屬實力舉行其籌辦河務亦得機要庚午春余閲視永定河全勢以下口宜暢使易趨下觀承請移下口于冰窖草壩以避其險旋改由賀老營及條河頭究不過補偏救弊之策當詢之觀承云此法果如何觀承奏云二十年内可保無恙復詰之云二十

年後當如何觀承不能對今距移下口閱三十年河流雖不時遷改幸尚無大患而觀承歿已十餘年矣惜哉第其在任久于屬員不免稍徇情面嘗有許其短者顧事未發覺余亦詎肯吹求若近日周元理於井陘一案袒庇短價激變之劣員曲為開脫既已得實則不可不示懲儆以肅吏治昨作久任詩及之非怨于觀承而苛于元理各視其所自取耳

以書記起用古有今則無有之祗一人曰惟覲承夫夙稱習政事銓曹尤著譽出而為監司洊陞撫與督叶在直二十年勤幹實有餘永定籌補苴艱為永逸圖然僅能如此誠亦蒿目予徒以莅任久稍與姑息俱未至大狼藉何必吹求吾成全良臣多距非佳事乎

故大學士兼兩江總督高晉

高晉大學士高斌之姪也初任知縣洊陟山東運河道乾隆十四年擢山東按察使明年遷安徽布

政使二十年擢安徽巡撫尋協同白鍾山辦南河事廿六年授江南河道總督三十年擢兩江總督命統理總河事三十六年授大學士仍管兩江總督兼總河高晉歷封疆三十年勤以奉職誠以任事尤能整飭吏治盡心民莫吏不敢欺而民愛之蓋由縣令起家於下情無不深悉故也其於治河頗步趨高斌效其純而去其偏故無少愆失凡修防疏築諸事皆實心經理當今曉河務者無出其

右昨秋豫之祥符儀封黄河漫溢奪溜堵築非姚立德等所能任因勑高晉率南河諳練將弁馳往董治乃兩處漫工屢塞屢開績久弗就高晉憂惶成疾日益危篤尚書袁守侗郵奏即遣侍衛擕太醫院使往視並諭以安心調理醫至甫數日竟不起聞而軫悼優䘏有加入祀賢良祠並為輓詞惜之高晉老成敦樸體用兼優實督臣中之傑出者雖為閣臣而未辦閣務故仍列於督臣高晉齒雖

長余數歲而精力未僃𢙣冀尚可資倚任不意其遽以勤事歿深歎賢臣之淪謝矣憶余初踐阼時大臣皆長於余且多

皇考所簡用今則舊臣竟無一人即有長於余者惟余所拔擢而年小於余者亦間有凋零此懷舊之詩所為作也

從來擢督撫德才量去聲並重以此下僚中平聲百不一二中自知縣起者臻斯必超衆晉也實其人故悉下情洞

更兼習河務要任久倚用乃以治河決來豫屢稽功叶憤懣因致疾不起誠堪痛歷歷懷舊臣中外資經綜而予未歇肩顲俟期與共

題睿思東閣玉章

睿思曾是建熙寧思義顧名何逕庭洪範二疇應未讀故將新法亂周經

七言蘇與五言米閣殿都曾印睿思石渠寶笈所藏米芾苕溪詩墨蹟有睿思殿印又蘇軾春帖子詞墨蹟有睿思東閣印二卷俱刻入三希堂帖其印大小及篆法均與此玉章稍異

但考審思殿建自宋神宗熙寧八年是此印必非臣下所用似曾經內府鑒藏者

臣下安從得此用疑經內府鑒藏之

詠哥窯葵花枕

枕作葵花式應存向日情依然出宋代却可辨難兄火色泯無迹釉光注未平器珍原以舊新必致訾評

嘗謂古器雖髻墾人亦珍之若近時器雖精工而有微疵率以為脚貨棄之中庸二十九章所云世法世則之君子於同時不過遠有望而近不厭亦此意也

題錢維城畫花卉二十四種

杏花

圖來豈是自靈山綻翠㬋紅尺幅間恰似未忘情白傅舞腰仍對素和蠻傍繪白山桃

白山桃

領袖羣芳春曉開天斯是矣灼非哉紅可謂之灼灼白但可謂之夭夭耳

玉蘭

畫家寓意須詳審莫認紅梅與白梅

原是辛夷種接植陳淳詩句欠分明玉蘭用辛夷接枝辛夷色紫接玉蘭則開花仍白陳淳詠玉蘭乃云花開不是辛夷種自得凝香繞紫苞葢未深考也文家堂畔春

三月不足長言更寫生文徵明所居有玉蘭堂石渠寶笈藏徵明畫玉蘭幅自題一律識云庭中玉蘭盛開連日賞玩賦此并系以圖

貼梗海棠

無香遮莫恨淵材磬口深紅別樣裁開向圖中長不落宿粧殘粉漫須猜

藤花

葉如張幄花如錦步幛由來勝紫絲不寫施松寫獨立可知作者具深思

黄薔薇

緑簇琳琅裁容葉黄標琥珀綴團花色如衛足嬿多刺買笑那能防鬭奢

荷包牡丹

鼠姑葉具體而微君子花形是也非恰似佩囊容懸帶俗名何碍號依稀

山丹

擔艷花承苯蕚叢渥丹（山丹一名渥丹）彷彿詠秦風南開夏孟北夏季節令暄寒有不同

紅梨

乍見紅梨白梨似始知大放雪英鋌名臣古語真堪味憂盛危明意在茲

紫荆

紫葩緑葉綻枝皆格物因之别契懷感悌或誠非感孝

笑他奇語述齊諧

齊諧記載田真兄弟欲分堂前紫荆破為三片樹即枯真見而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遂為孝門云云志怪之書本不足信但兄弟既稱析居必已無父母者不得為孝藉有其事亦止當稱悌門耳何以孝門許之乎

榴花

枝頭疑火卻無焰幀裏含姿祇少香似妬游蜂頻採掠高低齊綴絳紗囊

金絲桃

布金園裏拈來卉遍地英英色作黃底事花開必五出

天然數亦叶中央

荷花

益清香逺美非艷雅淡粧成自照波底事圖中無並朶一夔已足豈須多

慈姑

薫風習習水溶溶翠幹銀花也自穠閒傍芳荷定何碍可知君子善能容

翠桃

移根原異西池種面作翠藍桃借呼底事開花弗結子

有名無實姓疑盧

秋海棠

一以開春一以秋名同實異詎無由木堅草脆彼春占

偏傲秋光此豈柔

菊花

淺紅淡白耐秋暉陶令籬邊是也非莫訝叢無黃色朶

世間原是副名稀

剪秋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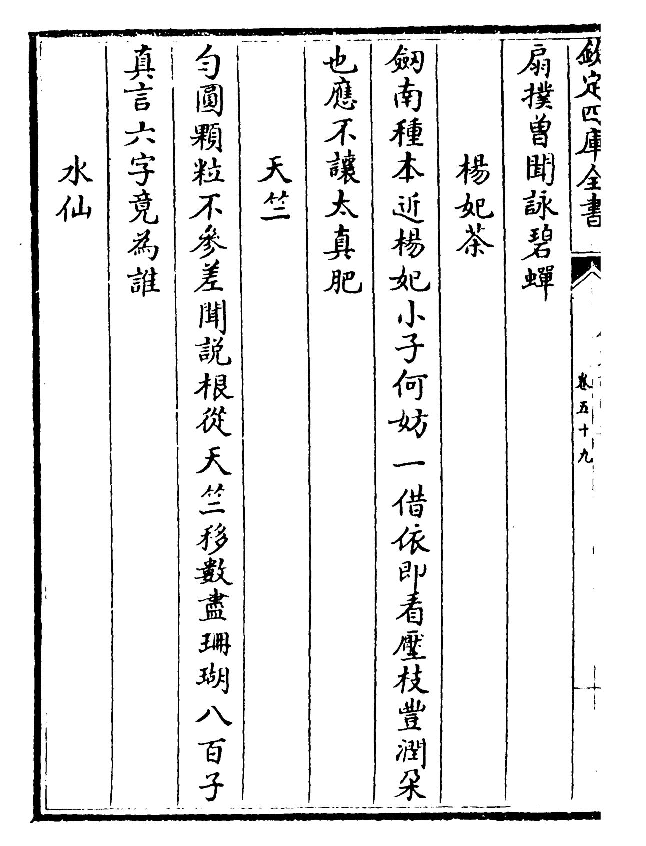
輕羅薄薄剪深紅秋色傳來自漢宮一名漢宮秋色似是履霜注坤卦却教九月先去聲豳風

萬壽菊

煒煒黄花照月明雅如七月詠稱觥傳神名繪偶經眼避席佳言更切情

淡竹葉

葉抱節生形似竹花依葉綻小於錢詩人體物具精義



扇撲曾聞詠碧蟬

楊妃茶

𡨴南種本近楊妃小子何妨一借依即看壓枝豐潤朶也應不讓太真肥

天竺

勻圓顆粒不參差聞說根從天竺移數盡珊瑚八百子真言六字竟爲誰

水仙

瀟灑氷姿迥出塵清泉汩汩石磷磷水仙設果詢名姓不是琴高是洛神

金盞

漫稱鍾令泛流霞遺蹟重披繾念賒是冊錢維城前此繪進時僅令御園陳几兹披其遺蹟因為補題借問伊人意何寓四時無日不看花金盞一名長春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九